

# 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以「新聞」媒體為中心(1870-1920)

洪偉傑 \*

## 一、前言

本論文緣起於筆者感興趣的三個研究面向：「時間／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地域／臺灣與東南亞」，以及「主題／原住民族群史」。在三個面向的融合交織下，形成了本研究所關心的原始問題：十九世紀後期以降，在帝國的形過程中，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海外的南方人群。

1868年，開國後的日本與週邊國家積極接觸，也得以大幅開拓對周邊地域與人群的認識。除了西方的朝鮮半島與東亞大陸的中國，南洋地區成為日本人心目中一個廣大充滿未知的冒險地，蘊藏富饒的自然資源，等待有心人前往開發。<sup>1</sup> 開國不久，日本人便開始逐步向南拓展國土，從小笠原群島、沖繩、臺灣、南洋群島，一直到二次大戰時期的華南與東南亞地區，這種向南推進的慾望不斷膨脹，甚至延伸、擴大成二十世紀中葉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而十九世紀後期正是這種南進慾望的濫觴。因此，探尋南進慾望最初的表现形式與原始面貌，便顯得意義重大。

此外，對日本而言，十九世紀後期是一個需要不斷追求自我文明提升的時期。此時歐美等西方勢力早已進入亞洲地區，有關近代西方的種族分類知識不斷輸入，這對正在逐步追求近代化的日本來說，十分重要。不同於相對成熟的西方白人列強殖民勢力，一個正從前近代跨入近代的東方黃種人國家，也同步加入殖民者的行列。因此，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具備了雙面性，既要追趕西方加入列強之林，又必須確立與其他有色人群的優劣差異。

殖民帝國的成立與對外擴張，使日本有了直接面對南方有色人群的機會，透過實際統治與調查，更充實了對南方人群的異己論述。對日本人而言，確立對南方的異己想像，不只是為了統治需要才試圖增進對這群人的了解，更是為了建立

---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sup>1</sup> 這裡所指的南洋地區，引用矢野暢的說法，包含了內南洋與外南洋。內南洋指的是太平洋諸島地區，外南洋則為現今的東南亞地區。而日本的南進，也因上述地域的不同，區分成兩條不同的南進路線。詳細敘述參見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千倉書房，2009），頁174-175。本書為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與《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兩書的合訂再版本。

我者與他者的差別，明確彼此的文明位階，以符合西方的單線式文明進化史觀。唯有如此，日本人才脫離有色人群的枷鎖，真正地加入西方帝國列強的陣容。

在這樣的脈絡下，臺灣原住民成為日本帝國第一個殖民統轄的南方族群，更是日本人形塑南方野蠻人群想像的主要投射對象。不同於日本國內的異己描述，在族群交會的邊界地區，對異己的想像力道更為強烈，臺灣即為一個重要的範例。當日本殖民政府進入臺灣，並企圖統治所謂的「南方族群」後，與臺灣原住民的接觸、競合經驗，如何影響、改變或強化他們的南方異己論述？這是筆者希望透過此研究釐清的一點。此外，在統治臺灣之前，日本人早已接觸南洋各地的異己人群，這些同為南方的經驗也必須納入討論。

如前所言，一個族群如何定位自己，可以從如何描述「他者」看出；但如何向大眾散布這些異己形象，並進一步發揮影響力，就須仰賴大眾媒體了。而十九世紀後期，正是「新聞」這項大眾媒體開始在日本蓬勃發展的時期。<sup>2</sup> 從外文報紙到日文報紙，錦繪畫報到日刊報紙，各類新聞媒體不斷演進，發揮了凝聚民族共同體的積極功能。因為，報紙不只是傳遞大眾知識的工具，也同時是權力展現的場域，其中官方御用報紙的政治意味最為濃厚，如殖民地臺灣的《臺灣日日新報》即為如此。要了解報紙的特殊性質，除了要釐清報紙發行的時空背景，也必須了解當時人的心態，理解他們究竟在自身群體傳遞了哪些資訊，以及為何是這些資訊。報紙的特殊性質，如何影響南方異己想像的傳播，是本研究著重分析的另一個重點。

整體而言，日本人對南方人群的異己想像，在 1920 年代逐漸定型，並且陸續出現「酋長の娘」、「冒険ダン吉」等東方主義式的野蠻形象。這種刻板印象如何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被形塑並流傳，是筆者認為可以好好探究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分析，展現日本人對他者及自身定位的複雜面貌，進而與臺灣史或東亞地域研究有所對話。是以，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探討十九世紀後期日本帝國逐漸興起的過程中，南方異己形象如何被塑造，並透過殖民地臺灣的統治進一步被強化。同時，也探討日本人在形塑、散布異己形象時，新興的大眾媒體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 二、十九世紀後期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

本章分析十九世紀後期日本人對南方有色人群的異己想像。第一節分析明治

---

<sup>2</sup> 日文的「新聞」一詞，也可稱作「新聞紙」，為 newspaper 之翻譯，即中文俗稱的報紙。

開國前後，近代西方的種族概念如何影響日本人，同時闡述受人種優劣觀影響下，介於黑白之間日本人的矛盾心態；第二、第三節則分別闡述兩個不同時期的海外進出事件與風潮，臺灣出兵事件成為日本人想像南方異己的原型，而明治二十年代的南進風潮則以一種浪漫化的形式，形塑日本人的南洋想像；最後一節則著重分析加諸於南方異己身上的負面族群想像內容，並試圖解構其背後的族群貌相過程。

## （一）認識黑白

十九世紀後半是個動盪不安的時期，對日本而言更是如此。日本從長期鎖國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正式踏入國際社會，並開始頻繁接觸西方文明。在這樣的接觸之下，日本人逐漸意識到「我們」，與那些西方的「他們」不同。新成立的日本明治政府，在面對列強時不得不承受相對不平等的關係。而政府意識到自身的落後，首要工作便是吸收西方先進國家的文明經驗，不斷引進新知，企圖躋身文明國家之列。這使日本在面對西方各國時，普遍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sup>3</sup> 而這等自卑感，被連結至和西方帝國一同傳入日本的種族主義觀念上，人種上的差異成為解釋兩者優劣落差的根本原因。

當時的日本人在討論人種優劣觀念時，皆認定南方人群是劣等的有色人群，而日本人種就是因為這些南方人種劣等基因的影響，而無法與西方白色人種對抗。「南方」對日本而言，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後，就這樣本質化的乘載了「劣等野蠻」的意象。<sup>4</sup> 這樣的意象進而與當地的有色人種結合，使得「南方：有色：野蠻」的概念得以成形，更成為日後南進思想論述的前提。

透過與西方白人的接觸，使日本人越來越注重人種與文明優劣程度之間的關係。在十九世紀中期，日本人踏入以西方為首的世界體系之後，也無法自外於以種族膚色排定優劣順序的族群位階。與非洲黑人一樣，在南洋地區的馬來人，或是將要被日本人「發現」的南島民族，都在這樣的體系中位處下層。在感受來自

---

<sup>3</sup> 因應明治政府的政策，當時會前往日本的西洋人，多半是外交官、傳教士、學者、技術人員等菁英份子；而一些在海外遊歷，並回國撰寫文章的日本人，會選擇參觀的地方也多半為該國首善之區，因此會出現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並不意外。見南博著、邱淑雯譯，《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臺北：立緒文化，2003），頁 27。這裡要注意的，是日本人對西方的片面性認識：十九世紀後期的西方國家，內部依舊是混雜且非均質的，中產階級之外的勞工、貧民階級，其生活不一定比當時的日本庶民來得優越。

<sup>4</sup> 矢野暢稱這種現象為日本的「四角症狀」。日本對東南西北四方的想像均有所不同，而南方，自明治開國以來就被定型為一個野蠻未開的非文明世界。十九世紀後期日本與西方列強接觸後，為了確立並提升自我文明位階，必須強化南方的未開形象。詳見矢野暢，〈あとがき〉，《東南アジアと日本》（東京：弘文堂，1991），頁 326。

西方白人的壓力視線之時，日本人正是挾帶了同樣的眼光，朝著廣袤而未知的南方前進。

## （二）出兵台灣

1874 年的臺灣出兵事件，是日本近代以來首次深入海外「野蠻」異域的戰爭，更是一次寶貴的異己接觸與文野對照經驗。出兵臺灣不僅是一次對外政治侵略行動，從這次事件中汲取的原住民異己觀，更影響日後對內統治臺灣的理蕃政策。<sup>5</sup> 而此次經驗所萌生的異己形象，則在日後明治二十年代海外拓殖風潮大盛之時，成為日本人想像南洋異己人群的原型。

透過戰地記者的報導，以及新聞媒體的記載傳播，居於內地的日本民眾首次認識海外南方的黑色人種，除了「食人」的駭人印象，在報導中屢屢用「醜類」、「智淺」、「暴惡」、「如猿」等語指涉台灣蕃人，強化蕃人的野蠻形象，也同時強調日本作為「文明」開化國，深入蕃地制裁「野蠻」蕃人的合理性。

透過這次臺灣出兵事件，日本向西方展現出統御臺灣蕃人、晉升文明之流的意圖，也向國人初次介紹了海外野蠻異域的面貌，使南方異己人群的野蠻形象得以植入一般民眾心中。這份意圖與形象，也在明治二十年代逐漸發酵，於一波南進拓殖的思潮爆發之際，再次展露其姿態。

## （三）前進南洋

明治二十年代，日本內部迸發出一波猛烈的「南進」思想潮流，至此「南洋」之於近代日本，終於有其獨特且明確的意涵，日後無論是探險、貿易、移民或是委任統治，地理範圍「南洋」與思想「南進論」得以結合，並牽動著近代日本的歷史發展。對日本人而言，這是一個屬於「發現」的時代，南方已注定被打開。

受到西方殖民熱潮的影響，日本也必須與其競爭、走出國門向海外發展；另外，國內人口成長壓力也使日本人必須向海外移民。此時，向海洋發展的南進論，成為當時有識之士極力鼓吹的發展策，遊歷過南洋的日本人也留下記載南洋列島的風土民情遊記，並吸引國內日本民眾的興趣，紛紛向海洋尋求發展。這些日本旅人們憑藉著一股「海外雄飛」的信念前往南洋，和同時期西方世界前往亞非地

---

<sup>5</sup> 山路勝彥認為，這次的臺灣出兵事件，讓日本政府確立了「蕃人無主論」的概念。這群蕃人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有效統治，但同時也否定蕃人有成立政治實體、自我統治的能力，因此是一群「無主的野蠻人」。這種概念在實際統治臺灣後，轉變成了具法律意義的實質條文，更是日後一連串同化政策背後的主要思維來源。相關討論參見山路勝彥，《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頁 40-54。

區、甚至極地的冒險家一樣，都將海外探險當成一種探索未知世界的挑戰。<sup>6</sup>

整體而言，這些人均發現了「南方」、「海洋」的價值所在。從實際利益的角度來看，南洋被認為有著豐富的物產資源，還有無數潛藏其中的無人小島，更是進行海外貿易、建立遠洋航線的絕佳場所；而從精神心態的角度來看，這些南進論者不斷強調，日本擁有控制南洋地區的最佳條件，日本人有使命去開發這個後進地域，為了國家著想，日本不該再繼續拖延下去，應該馬上採取行動。<sup>7</sup> 而這些殷殷催促的聲浪，都將南洋過度的理想化、浪漫化，成為明治期獨特的浪漫化南進思潮。

#### （四）再見野蠻

在南進論的熱潮下，紀錄南洋人文風情的遊記有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出，並透過新聞、書物、圖冊等方式，介紹給日本國內的一般民眾。這些帶著浪漫、冒險、獵奇想像的敘述，不僅滿足了民眾對未知南洋的好奇心，更讓這塊遙遠的海外異域，自此烙上了野蠻未開的形象。為了區分出「我者」與「他者」，更為了定義、劃分何謂野蠻，遂出現了許許多多標示何謂野蠻的族群標籤。以解構的視角再一次「看見」這些負面族群標誌，就可從中窺得這些標誌的產出過程、日本人如何設法與這些野蠻形象切割，及其背後西方、資本中心主義的知識結構。

「裸體」，生動地描繪出日本在脫離西方人眼中的野蠻形象之時，如何分化、轉移原先屬於日本人的負面族群標誌；「怠惰」，企圖反省西方資本主義興起後，隨之而生的嶄新價值觀和殖民利益需求，如何製造出一項新的負面族群標誌，並透過「科學」的自然環境決定論定說，深深嵌入這群熱帶有色人種的先天性格中；「食人」，則突顯了日本在追求文明開化的同時，刻意挪用西方對野蠻的想像與概念，並套用在這群被重新發現的南洋土人身上，確立他者進而定位自我。這是一個發現、定義、「再現」野蠻的過程。而努力邁向文明的日本，也要和過去那個西方人眼中野蠻的自己說聲「再見」。

### 三、二十世紀初期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

本章分析二十世紀初期日本人對南方有色人群的異己想像。第一節探討南方起源說如何影響日本人想像、利用臺灣蕃人，以及這種親近概念的曖昧模糊輿論

<sup>6</sup> 山路勝彦，《日本の人類学——植民地主義、異文化研究、學術調査の歴史》，頁 15-16。

<sup>7</sup>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頁 43-44。

述彈性。第二節分析形塑臺灣蕃人野蠻形象最重要的獵首習俗，是如何隨著理蕃事業的推行，逐漸被日本人定位為蕃人族群不變的負面標籤。第三節以內地觀光作為族群接觸的途徑，分析日本人如何看待這群來訪內地的南方有色人群，並透過新聞報導，將族群形象散佈給日本民眾，增進日本的文明自信。最後一節再次回歸人種概念的討論，分析身為有色人種的日本，如何面對白人的歧視與壓迫，並著重突顯帝國內部的優勢日本，及世界人種位階處於劣勢的日本，兩者之間的矛盾。

### （一）親友仇敵

1895 年，日本獲得海外第一個殖民地臺灣。臺灣，特別是西部平原以東的廣大山岳地帶，對當時的世界各國而言，是一個充滿著未知與危險的熱帶蠻荒之地。這樣的印象，與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各國對「黑暗」異域的冒險拓殖風潮相互結合，也與同時期日本國內的南進熱潮互為呼應。

而日本人對臺灣蕃人的想像，一直以來都刻意突顯蕃人凶暴而嗜血的性格。但在此同時，日本人的臺灣蕃人形象也同時夾雜了另一種互斥矛盾的情緒，亦即兩者間的「親近」想像。<sup>8</sup> 這與日本人領臺前對臺灣漢蕃衝突的觀察與理解，以及領臺後的混亂情勢有很大的關係。漢蕃兩大族群的衝突，成為十九世紀後期外國人理解臺灣的共識，連帶也影響了外國人對兩大族群的性格描述。這群在蕃地的外國人，都特別著重描述蕃人的友善與純真，更刻意將這種敘述與漢人的狡猾與骯髒相互映照。<sup>9</sup> 「貶漢褒蕃」的族群性格描述則被日本挪用，轉為領臺初期「聯蕃制漢」的企圖。

除此之外，日本人對蕃人的親近想像，還包含了一種源自血緣、種族上的親近感。明治期的日本人受到西方帶來的近代種族知識影響，開始對自身種族的起源感到好奇。其中，「南方起源說」在諸般人種起源學說中有其一定的影響力。<sup>10</sup>

---

<sup>8</sup> 阮斐娜以「接近的相似性」一詞描述親近想像，認為日本日後對南洋地區的統治，也運用了這套親近概念，正當化日本在南洋的存在感與領導權。見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頁 61。

<sup>9</sup> 根據簡于鈞的分析，當時西方人筆下的臺灣島民可以分成以下三種：混亂骯髒無須多提的漢人、友善純樸的平埔番，以及神祕未知令人恐懼的生番。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對原住民正面與負面的描述，有明顯的歸屬族群。不過，就領臺前造訪臺灣的日本人所留下的紀錄來看，似乎就沒有這種明顯的分化。簡于鈞，〈重訪接觸帶：從西方旅人視野再見十九世紀臺灣（1860-1885）〉（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23-46。

<sup>10</sup> 南方起源說的發端，最早可追溯至明治時期自西方聘雇來的學者，而於 1884 年德國學者貝爾茲《日本人的身體特性》（Die körperlichen Eigenschaften der Japaner）一書發表後廣為人知。此後諸如三宅來吉、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等人，便各自從神話學、語言學、考古學等角度，主張日本人祖先來自南方。相關討論與內容見河西晃祐，《帝国日本の拡張と崩壊：「大東亞

受到南方起源說的影響，包括臺灣蕃人在內，在廣大南方居住的黑色人種，成為日本人想像、追溯自身起源的依據。

但隨著臺灣局勢穩定，當局理蕃方針轉變之後，這套親近概念也被統治當局扭轉，成為日本人聯合漢人以打壓蕃人的局面。為了配合五年理蕃時期的政策，透過當局的刻意宣傳，日本統治者營造出一幅與漢人相互合作的畫面，與前述那些「狡猾骯髒」的漢人聯手對抗「擁有共同祖先」的蕃人。這說明了「親近」概念的模糊與曖昧性：因應日本不同時期的統治需要，而刻意操弄「漢」「蕃」這兩群被統治者。在誇大蕃人野蠻、殘酷的形象之餘，日本人忽略先前對蕃人那份基於種族的親近感，轉為強調日本人與漢人共享的文化及道德價值。<sup>11</sup>

## （二）純真凶暴

在初踏入二十世紀的此時，確立他者野蠻形象的過程，對正在膨脹茁壯的日本帝國而言至關重要。領臺之初的各式文本，對野蠻人純真無垢的正面想像，與「凶暴嗜血」的負面形象互為表裡，都是文明社會對原始部落的重要想像，一種對黑暗未知異域人群的恐懼與嚮往。而這兩種看似矛盾、實為一體的概念，對日本統治臺灣的理蕃政策影響甚大，更幫助內地民眾確立臺灣的蕃人形象。

純真無垢的想像，是將這群蕃人比喻為天真無邪的「小孩」。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描述與日本官方理蕃方針討論或蕃情調查報告相互結合，強調小孩「蒙昧無知」、「無行為能力」的特質，成為決定政府理蕃走向的重要族群形象表徵。前期以綏撫為主的理蕃政策，正好可以反映作為「成人」的日本人，必須管理、操縱「無行為能力」的蕃人；後期以討伐為主的理蕃政策，則放大了小孩「脫序、不乖」的形象，給予總督府討伐蕃人的理由。

而凶暴嗜血的想像，則以獵首風俗為最。獵首成為日本人描述臺灣蕃人時，最常使用的族群表徵。其背後所挾帶的野蠻、恐怖、神秘等意象，甚至進一步擴大為象徵殖民地臺灣的符號。而日本人在理解臺灣蕃人的野蠻凶暴形象時，歷經了一次「從食人到獵首」的轉換過程。從食人到獵首，代表原先日本人對未知部落的食人想像，透過近代學術調查，歷經了一次除魅化的工程，並另而再造一個以獵首為代表的野蠻想像。而獵首也從理蕃初期被認為是單純迷信及族群衝突的行為，轉變至後期所謂「無法改變的族群天性」。亦即，獵首行為被形塑為一種

---

共榮圈」への歴史的展開》（東京：法政大学出版，2012），頁 229-242。

<sup>11</sup> Robert T. Tierney,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 p. 53.

本質化、無法輕易改變、兇惡的族群天性，只能透過優勢的文明力量，直接討伐這群不服帝國管教的頑劣蕃人，藉此合理化五年理蕃時期的討伐行動。

以討伐為主的理蕃政策，強化了文明與野蠻的兩極對立狀態，與不可扭轉的絕對僵化關係。但也正因為如此，日本得以藉由討伐蕃人，成功建立起文明與野蠻的兩極對立姿態，使日本得以向西方世界宣告其為一個代表文明的國家，與西方為同一陣線，而不再是一個前近代的東方落後國家。

### （三）南方珍客

內地民眾想像認識南方異己的途徑，並非只能透過新聞上的文字、圖像而已，邀請遠在臺灣、南洋群島等南方異域的在地土人、蕃人前往內地觀光，也是一種能實際接觸蕃人的途徑。自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直至 1915 年理蕃戰爭結束，期間經歷了幾次大型的內地觀光團行程，從臺灣或南洋群島前往日本觀光的南方珍客，使日本民眾得以感受「野蠻人身處文明世界」的對立衝突，其蘊藏的娛樂話題性更是不言可喻。各大新聞往往以連載方式，時刻更新觀光團的行蹤旅程，並記錄其間發生的諸多新奇小事。而野蠻與文明不斷撞擊、迸出火花的過程，不僅轉變了這些「南方珍客」對世界的理解，對日本人而言，更是一種認識自我文明、感受自身優越性的集體經驗。

觀光，是我者與他者之間的面對面接觸，也是文明與野蠻的碰撞交會。舉辦內地觀光，使多數無法親臨異域感受異文化的我者，得以在自家地盤近距離觀看一群野蠻異己：觀看他們與眾不同的外貌，觀看他們身處異地時的諸般好奇反應，更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觀看這群未開的野蠻人，如何面對優勢而強大的文明。透過舉辦內地觀光，近代日本歷經了一次「發現野蠻」、「展示文明」，最終「劃分野蠻與文明」的過程。南洋土人和臺灣蕃人，作為日本人共同的南方異己，不僅幫助近代日本發現野蠻，形塑、確立並展現文明，更在日本文明逐步成熟之際，成為被文明日本劃分、承受汗名的負面他者。

### （四）進退兩難

世紀之交的日本，在開始感受自我文明提升、建立信心之際，依然得面臨益發激化的國際種族衝突局面。作為帝國殖民者的日本，統治臺灣的成功，成為向列強展現自身文明實力的證明，更本質化麾下南方有色人群的劣等族群形象，將其劃分於帝國文明位階的底層；但到了國際間，作為有色人種的日本，又得面對白色人種連番投射而來的歧視眼光。進入二十世紀，基於人種偏見而深化的東西

對立衝突，日本宛如身處「黑」、「白」兩色互斥的邊界上。不斷追求提升，卻又深陷顏色迷思的日本，真的兩難。

西方白色人種在進入二十世紀後，逐漸強化人種競爭與對立的意識，使得身為有色人種的日本，與自身統轄下的南方有色人群一樣，也受到了人種歧視的衝擊。原先渴望加入白色人種之列，享受文明優勢權利的日本，卻因為不可改變的人種差異，而在國際間再度遭受西方列強的不平等待遇。

原本為了追求與白色人種的平等，日本人盡力劃分與黑色人種的距離，以提升自我文明地位，並透過臺灣的殖民統治，證明自身也有統御有色人種的能力。然而，西方投射過來的歧視眼光，卻使得日本再度回歸有色人群之列，以領頭羊之姿聯合有色人種，企圖抵禦西方白色人種勢力入侵。

自開國以來，日本人的集體心態就是矛盾的。既希望學習西方白種人的文明，又對白種人勢力的入侵感到不安；當自身文明逐漸提升，甚至打贏了西方列強，而累積大量自信之時，卻又對自身能力跟人種感到自卑。就是因為這份自信與自卑的交錯糾結，使得大正期日本南進論述再次勃興之時，可以同時看見這兩種情緒的展現，越是強調自身在南洋發展的必然與正當性，就越能看見日本對自身能力跟身分的質疑與忖度。日露戰爭之後，身為一等國的自信，與潛藏其中的不安與自卑，造就了複雜的時代心理，大正期間近乎執拗地宣稱南洋進出的必然性，用以抵禦歐美列強，正是這種心理防衛機制的啟動。<sup>12</sup> 這樣的機制，將日本帶往膨脹主義及大亞洲主義的傾向，也逐漸將日本導向一條佈滿荊棘的道路。

#### 四、帝國，大眾媒體與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

本章分析近代日本帝國與大眾媒體相互影響下，日本人的南方有色人群想像。第一節分析日本帝國與大眾媒體的興起過程，以及帝國權力如何逐步箝制新聞事業的發展。第二節以產出異己知識的學術調查為分析重點，說明異己知識無論在產出來源、傳播途徑及呈現形式上，均呼應新聞媒體的公共性，而呈現出多元重層的面貌。第三節則著重闡述殖民地臺灣新聞媒體的發展，除了強調殖民地新聞的特殊性，也再次體現官方掌控輿論的過程，並於理蕃戰爭時期取得高度的統制化。第四節則探討來自南方異己本身的聲音，並企圖突顯這些聲音背後的能動性。

---

<sup>12</sup> 心理防衛機制 (defense mechanism) 的名詞出處，出自清水元。見清水元，〈大正初期における「南進論」の一考察〉，頁 18。

## （一）帝國之聲

源起於近代歐美國家的大眾媒體，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逐漸進駐日本，更參與了近代日本的國家轉型、文明啟蒙過程。以新聞（報紙）為主的媒體，成為幕末至明治初期各方政治勢力發聲的鬥爭工具。這種「聲音」催化出的輿論力量，更可挪用為政府對內政令宣導、甚至是監控掌管的声音。另一方面，媒體也透過對外戰爭的相關報導，讓日本人民體認到世界各國文明、野蠻的不同面貌，進而形塑了多樣的異己想像，更從中確立了何謂「大和」民族。本節所要處理的，就是闡述日本媒體、帝國與異己想像三者之間的關係。

大眾媒體做為西方文明的一環，與近代日本帝國的興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首先，新聞報紙的出現，提供人民一個知識流通的平台，不僅僅是政府「上意下達」的宣傳工具，新聞也成為各階層、各地域人群「下意上達」的重要媒介。明治以降，各式新聞接連誕生，來自不同身分的知識份子共同參與辦報，更呈現一股與政府相互抵制的輿論力量；而後期商業性大眾新聞的茁壯，除了說明新聞經營型態的改變，更代表大眾社會時代的來臨。因此，透過知識的流通，使得原先四散各地的日本人群得以結合，進而凝聚國民意識，而後日本取得殖民地，更是透過各種媒體形式傳遞訊息，以鞏固日本帝國。在十九世紀後期這個重要時刻，新聞見證、促成了日本帝國的茁壯。

大眾媒體見證日本帝國的成長，但更多時候，卻成為帝國對內鞏固國權、對外戰爭擴張的共謀者。新聞在日本創立之初，即掌握在支配階級手中，作為政府宣傳政令的工具。因此，隨著國家發展，官方逐漸具有掌控新聞媒體的權力。而由於掌握了新聞媒體，官方可以主導對「野蠻」的詮釋權，並形塑特定的異己想像。這些對海外異己的特定野蠻想像，不但影響了國內人民的異己想像，甚至可能成為戰時的宣傳武器。透過戰爭宣傳，異己形象得以進一步強化，不僅促使了官方異己論述的出現，也鞏固了自我民族意識，在理蕃戰爭時期即是如此。

## （二）學術脈流

大眾媒體與帝國之間有著共構關係，帝國官方擁有掌握新聞媒體的權力，主導異己想像的形塑。而在建立一套官方的異己論述之前，勢必得有學術調查研究的支持。亦即，學術調查是建立異己論述最重要的一項前提。而新聞媒體的力量，是幫助形塑民間異己想像重要的知識脈流。在學者進行調查工作之際，除了替官方撰寫報告之外，這些異己知識也同時在媒體新聞刊登。政府官員可從官方報告

中獲知完整的調查成果，但民眾就必須從這些零星的報導中獲取異己知識。學術調查的成果，透過大眾媒體散布，使得這些知識得以流向一般大眾，滿足他們對異地異己的好奇需求。<sup>13</sup>「新聞報導→一般民眾→異己想像」的知識脈流，是重要的異己知識傳遞途徑。

當時的新聞媒體，是亦步亦趨地跟隨著海外異己學術調查，並從學術雜誌中轉錄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學術調查負責產出異己知識，媒體則擔負向大眾傳遞訊息的角色，兩者並行。除此之外，從報導的性質可以看出，學者撰寫的學術成果文章，會經過媒體的節錄、篩選，化作一般民眾容易接受吸收的報導內容。而異己知識具備誇大、獵奇、娛樂的性質，不僅報導方式不設防、內容真偽不受限，更因此得以在中下庶民階層廣泛流通。為了吸引一般庶民注意，有關異己知識的新聞選材及呈現形式，都盡量貼近、滿足娛樂大眾的訴求。<sup>14</sup>當然，新聞並不會只一味地化繁為簡，或提供八卦趣聞報導而已。即便是一般大眾，對專業知識也有所渴求，對報導也有求真求實的期望。這時，新聞媒體所刊出的異己報導，便試圖以淺顯的方式，報導當時堪稱先進的學術研究成果。而新聞擁有的即時性，甚至能讓報導超前學術雜誌，提前將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公開。

透過大眾媒體的報導，得以將學者在異地調查產出的異己知識迅速散播給內地的一般日本民眾。但這條異己知識的傳播脈流，並不是單一規律的平緩河道，而是重層異質的湍急岔流。之所以重層異質，可從兩方面進行討論，即「刊載平台性質」的不同，與「學術知識來源」的不同。前者指出，擔負知識傳遞平台的新聞媒體，本身即具有「日刊新聞」、「學術雜誌」等不同形式，所刊載的異己知識多寡、深淺程度也會不同；後者則強調，作為異己知識產出的學術源頭，也會因為不同學者的立場，而生產不同內容性質的異己知識。

### （三）立足異域

---

<sup>13</sup> 在此必須提醒，大眾媒體本身也可分成「學術雜誌」與「一般新聞」兩項。這兩個新聞平台所提供的異己知識質量，及其所面對的閱讀大眾群，是不同的。舉例來說，《東京人類學會雜誌》與《東京朝日新聞》所設定的閱讀對象，便可能出現知識分子與一般庶民的差別。但這並不代表雙方的異己知識是相互隔絕的，兩種新聞平台也可能相互交流，《東京朝日新聞》也可將《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中提及的異己知識，轉錄成自身報導，即便內容質量可能有所落差。

<sup>14</sup> 當然，這也與本文所引用新聞的取向性質有關。明治時期的《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均為小新聞，因此報導內容也多半偏向娛樂、獵奇性質。另外，新聞也會依照報導性質，分別放入各版主題，例如《讀賣新聞》的第5、6版即以「趣味新聞為主，介紹文藝科學、家庭方面等有趣的報導」。下述伊能嘉矩的研究報導，即刊登在第5版。而上面有關第5、6版的性質敘述，可參見〈刊頭主標〉，《読売新聞》，1907年4月24日，第5版。

1895 年日本領有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臺灣後，不只是政府、學者、人民，大眾媒體也亦步亦趨地進入這個遠在南方的熱帶島嶼。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殖民地所展現的地域特性，使新聞的角色與性質變得格外重要。本節即透過地域差異的角度，以殖民地臺灣第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為例，除了分析官方力量如何影響其報導性質，也敘述在臺日本人社群的特殊環境氛圍，如何影響殖民地新聞的發展。

《臺灣日日新報》從成立到發展過程，皆受到總督府的強力介入支持。透過直接的資金挹注與府報刊載，總督府得以壓抑不利於自身之報導，並協助報社推動殖民教化工程，此與明治維新政府多有雷同之處。總督府意識到民間言論的複雜，因此為了統治需要，必須控管新聞言論；且總督府基於殖民立場，其所訂定的新聞管控條例內容，較同時期的內地日本法令來得嚴格。<sup>15</sup>

對日治初期的來臺日本人而言，《臺灣日日新報》的存在是很重要的。透過新聞的發行，在臺日本人可以獲得統治初期全島的各類報導，也可初步了解總督府即將如何統治、處理臺灣事務。日文新聞的存在，可以幫助撫平日本人心理上的不安感。同時，為了聯繫為數不多的日本人，日文新聞也成為重要的團結象徵。每天閱讀日文新聞，就像不停地確立自己是日本人（或是殖民者）的身分一般，新聞成為維繫日本族群意識的絲繩，也是將各類消息傳遞給島內其他日本人的社群網絡。此即殖民地新聞對在臺日本人閱讀社群的獨特意義。

殖民地新聞的特殊性質，當然會影響蕃人蕃地的異己報導內容。即便官方擁有極大的影響力，但日治初期的新聞仍然出現了一些重層異己論述。不過，隨著理蕃政策轉趨強硬，進入五年理蕃時期的蕃界報導，就全然走向戰爭統制新聞的單一立場，而殖民地與內地的新聞更因此趨於一致。這樣的結果，符合第一節所述「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概念，戰爭爆發與相關新聞的報導，皆反映、或可說強化了這樣的對立關係。無論從帝國與大眾媒體的糾葛，或是從文明與野蠻的辯證來看，明治末期的五年理蕃戰爭，都堪稱是個至關重要的時期。戰爭不僅強化官方主導新聞輿論的力量，更持續深化文野對立的異己想像。

#### （四）他聲喧嘩

日本人的南方異己論述，絕對不會只有日本人的聲音。每一次日本人進入廣

---

<sup>15</sup> 在訂立過程時，即出現總督府與內務大臣針對條例草案內容的折衝狀況。總督府要求較嚴格的發行許可條件，但內務大臣卻認為稍嫌失當，這也使得臺灣新聞紙條例共費時一年半才得以通過並發布。談判折衷過程見徐國章，〈臺灣日治時期最初的新聞統制法——臺灣新聞紙條例〉，頁 4-8。

大海洋中的叢爾小島，或溽熱潮濕的熱帶密林時，接觸的每一個南島部落、每一位南方原住民，都可能留下屬於他們自己的聲音。而這些聲音被日本人紀錄、轉述，更帶回日本內地流傳複製，最後匯入所謂的日本人南方異己論述當中。這些來自於異己本身的「異己」知識與話語，因此豐富了日本人的異己論述，更大大增加了異己論述重層差異的可能。

本節從日本人眼中的他者——南方原住民的角度，試圖分析日本人的異己論述，如何因為摻入了原住民的聲音，而產生重層差異。特別是，當這些原住民和近代以降的日本人一樣，面對來自外部的文明與種族差異衝擊時，卻往往產生與日本人截然不同的反應，並為日本人所悉數擷取，成為南方異己論述中極為特別的一部份。而這樣的眾聲紛仍，更可能鬆動原本僵化的文明位階與種族優劣觀，進而跳脫出時代的侷限。

南方異己並不只是一群蒙昧無知的「野蠻」代言人。這些南方原住民擁有無窮的能動性，得以鬆動、甚至衝破當時逐步箝制東亞各地的西方文明位階與種族優劣觀念，而展現出另一條跳脫迷思的途徑。若以事後諸葛的眼光來看，當時的日本人並未從中看出端倪，在日後依舊陷入了痛苦的迷思之中，但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降，反思自我文明、進而擁抱原始社會的思潮逐步興盛，許多日本文學家、藝術家皆透過不同作品，展現了多元文化的豐富與可能性。在這其中許多的啟發與靈感，更來自於這些南方原住民所帶給他們的衝擊。而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斷地擴大、深化南方異己論述。

## 五、結論

本論文探討近代日本人對南方有色人群的異己想像。透過在南洋、臺灣等南方地域的異己接觸、統治經驗，日本人在二十世紀初期形塑了一套南方異己論述，確立了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並藉此提升自我文明位階。研究顯示，帝國種族心態、南方異己論述與大眾新聞媒體三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三者造就了近代日本人獨特的南方異己想像內容，並透過實際人群接觸及統治經驗，確立出日本人的文明位階與異己論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日本，歷經了一次重要的種族觀念衝擊，也形塑了一套獨特的種族心態。在掙扎、困惑、執拗、不安間擺盪的日本，也帶著這份心態，持續不斷地朝向未知的南方前進。

